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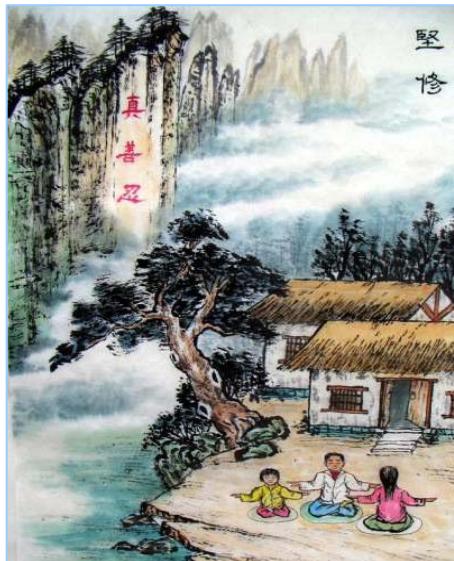
(明慧网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登)我于九八年开始修炼大法，十多年的修炼中，亲身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与神奇、美好与神圣，每时都沐浴在大法师父的佛恩浩荡中。五月十三日——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一伟大的日子来临之际，我写出一些亲身经历，来歌颂我们伟大的师父；也诚心希望善良的有缘人通过这篇文章认识到法轮大法的美好，破除中共的毒害和谎言，给自己选择光明美好的未来。

九八年的三、四月间，我在北京协和医院陪护患病的丈夫。手术后突然接到通知，我丈夫患上了不治之症。那是一个生命绝望的日子。从此，我每时每刻都浸泡在苦难与泪水中。开始虔诚的进庙烧香磕头，开始向上帝祈祷（其实我从小被中共教育，对上帝认识是模糊的），祈祷着只要我的丈夫得以生还，哪怕让我变的一无所有，我都可以承受，还祈祷上帝，以缩短我的生命来延长我丈夫的生命。然而，苦苦的求助祈祷中，一切都是无济于事。

丈夫身患绝症后，死亡时时威胁着他。我带着不满五岁的孩子，奔走他乡，到处求医、算卦、占卜……丈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重，巨额的医疗费用将我击垮。我四处借钱，连亲人也不给我借钱，担心我最终的结局是人财两空而无力偿还。我就到银行贷款，最后把楼房作为全部抵押，借出的钱抵不住昂贵的药费，很快就花光了。而丈夫的病不仅没有治好，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

在我呼天天不灵，喊地地不应的时候，有个朋友专门来劝我修炼法轮大法，她告诉我，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功法，以“真、善、忍”为最高标准来指导人修炼。修炼者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都要以“真、善、忍”来约束。她还告诉我说，修炼这门功法极其简单方便，适合任何人修炼，

永不磨灭的历史见证



■ 2010年“5.13”第十一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大陆及海外法轮功学员纷纷以文章、书法、传统工艺、绘画、摄影、音乐等形式，投稿至明慧网以示庆贺。图为山东法轮功学员创作的水墨画《坚修》。

没有任何外在形式的约束。不用出家，在家就可以修炼。不做坏事，凡事先考虑他人怀，忍常人不能忍的，通过修炼，思想念头起来越纯正，最后定能达到比好人还好的很高境界。并且还一再提醒我，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啊。

听了朋友介绍后，我很想试试看，但并没有想通过修炼把思想境界升华到多高的境界，只想只要我丈夫的病好了就行。就抱着这么一念，我请回了《转法轮》。

之后我每日都如饥似渴的读着大法书，认识和境界是一天一个变化。

修炼后的短短几天，我切身体验到了法轮在我头部、手掌心、腹部快速的旋转，正转九次，反转九次，这是实实在在的亲身体验。

我身上所有的疾病，在短时间内未吃一粒药却不知而飞了。身体轻飘飘的，心里亮堂堂的。

面对真实的一切，我惊喜，更多的是震撼。翻遍全人类的所有书

籍也找不到这神奇奥妙的真实再现的原因所在。我感叹着自己为什么这么有福气，有幸与大法结缘。

我开始劝我丈夫修炼，当时我丈夫还有些怀疑，不情愿修炼，病情一天比一天重的情况下，他答应跟我一起修炼。丈夫学法炼功半个月后的一天夜晚，我于梦中清晰的听到一个声音：“在这块儿……”顺着声音看去，我眼见一个大手，手拿一把明光闪亮的尖刀，在我丈夫的病灶部位，剜出一团东西，只见那只大手把那团连血带浓的东西抓在手里，从窗户扔到外边……随即我从梦中醒来。我让丈夫摸一下手术后复发的那块肿瘤。他奇怪地说：“哎，那肿块怎么没有了？”

我知道师父为我丈夫清理了身体。随后，丈夫的修炼信心猛增，很快他的身体神奇的康复了，跟正常人一样了，能正常上班了。

全城的人都知道了我丈夫因为修炼法轮大法而起死回生的神奇事了。身边修炼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奶奶、妈妈、姐姐等人都先后走入大法修炼，身患的重病都奇迹般的好了。我们即将破碎的家庭从新有了生机。

直到现在，我丈夫身体都非常健康，十多年来没有吃一粒药，单位从上到下都知道，我的丈夫是因为修炼大法而摆脱了死亡的威胁。在当初赤色恐怖笼罩下，好多熟人都以这奇迹作为攻破谎言的见证，不相信中共的谎言。

法轮大法虽历经了十一年的残暴打压，但上亿的大法弟子以金刚铁铸般的意志超越迫害，展现着大法弟子的风采。十年如一日，风雨不误，平和理性的反迫害中，无私的散播真、善、忍的种子。请记住“法轮大法好！”请珍惜这一伟大的历史瞬间，这不平凡而又辉煌的一页已载入宇宙史册，将成为永不磨灭的伟大的历史见证！◇

曙光：罪恶的“六一零”

“610办公室”简称“610”，是中共邪党为系统迫害法轮功而专门成立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机构，它是以中共邪党于1999年6月10日设立这个机构的时间而命名的。

“610”的任务就是指挥各级机构专门迫害法轮功，它的方针和部署就是对法轮功实行“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为目的的，它是自中央到地方庞大的、专职的、系统的、严密的、凌驾于一切政府机构之上的恐怖特权组织，“610”的行事不亚于希特勒的盖世太保，它就是当初的“中央文革小组”。

一、庞大的组织系统

“610”的头子从中央到县一级一般都由政法委（副）书记亲自担任，因为政法委可以有效的干预公、检、法、司，使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取得一致。从县局一级到基层一般是一把手主抓，保卫科具体实施指挥局二级机构，二级机构再落实到具体人，乡、镇办事处也是如此，街道居委会、工厂、企业都有“610”专职人员对口，农村甚至落实到组[过去叫生产队]。因为“610”的目标就是迫害法轮功，自上而下的自成体系直线领导，基层形成网络，迫害全国人民参与、全方位监控打压法轮功，因此是政府性、全民范围的领导组织，实施行为与参与具体行动的庞大系统。

二、“610”是个特殊诡秘的

机构

“610”的人员是由公检法司及政府各部门抽的人组成，“610”属于党务组织，现在对外挂牌是“防范惩治X教办公室”，成为政府机构的一个办公室，实际上它是凌驾于政府一切机构之上，内部还是称“610”。“610”的权力极大，在迫害法轮功中所有机构都要听从它，服从它，包括国家安全局，它拿出的意见、下达的指令其他机构必须执行。“610”在迫害法轮功具体指挥部部署中很少行文，绝大多数是电话通知、开会安排或亲临现场下达命令，不仅如此，各地“610”互相配合，可以跨地区指挥。

三、“610”的非法性

“610”名义上是政府下属的一个办公室，可它并不是隶行政府职能的机构，干的是非法限定人身自由、劫持关押公民、指挥公安、安全局监听、监控、秘密抓捕法轮功学员，干涉法律公正、强制洗脑、实施暴力、非法入侵民宅、策划恐怖行为、制造谎言、任意胡作非为、自立土政策，执有生杀大权。它既不隶属，建树政绩，甘当“人民公仆”，它又超越宪法，取代法律，害民害国，一党之下，万政之上，它实是无法无天的畸形儿，它是非法的。

四、“610”的罪恶

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公开全面迫害法轮功，“610”出台

了，它开始全面扮演邪恶角色行恶，指挥各部门大范围的残害法轮功学员。99年“610”所做的：1、协调部门进京抓捕法轮功学员。2、收集信息，下达抓捕法轮功人员名单。3、指挥公安把法轮功辅导站长、辅导员控制起来。4、指挥公安、基层单位对于上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无论是在北京或在去北京的途中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抓回来就送进看守所关押进行迫害。5、制定政策、株连其单位的领导，有人上北京就追究领导责任，下发处分简报以示淫威或就地免职，用这种株连方式逼迫单位领导仇恨法轮功，使他们加重迫害法轮功学员。

“610”要求各单位控制、软禁法轮功人员，单位按“610”的部署要求把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非法软禁在单位或家中，24小时派人轮班严密监控看守，扬言谁没看住人就开除公职。这种非法行为持续了很长时间。很多被“610”认为是骨干法轮功人员就指示公安逮捕诬陷判刑，指使安全局人员介入，直接找法轮功学员表态、收集信息。“610”带着公安到各单位伙同单位保卫科[单位“610”人员]行恶，让单位保卫科把法轮功学员叫过来问还炼不炼法轮功进行表态，如果说还炼，“610”当场就指令公安抓捕送劳教所劳教。1999年至2004年期间，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抓拘留、被判刑、被抓送进劳教所。

（接下期）



吴淑琴、张玉华现仍被关押在大连姚家看守所

4月23日，张玉华、吴素琴在讲真相时被金州区拥政派出所绑架，两位法轮功学员被抄家。

姚家看守所地址：甘井子姚家街270号 邮编：116031

电话：86886166 86887811

所长：王洪涛 副所长：陈维东 周桂香

金州区610办公室地址：金州区民主街21号

负责人：侯发军 办公室电话：87837049

住宅电话：87687415 手机：13604081433 高明玺

拥政派出所所长：范小虎 电话：87802568 87802554

副局长：王国祥 087804821（宅电）13050517001（手机）

副局长：王金成 87696893（宅电）13134261296（手机）

《九评》掀起七千万退党大潮

《九评共产党》一书深刻揭露了中共的谎言与暴行，已在中国促成强大的退出中共的大潮，到2010年5月19日已有超过7355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退党团队方法(化名、笔名同样有效)：

*退党团队电话：001-416-361-9895，
001-702-873-1734

*全球退党传真：001-702-248-0599

*无法上网者可将声明张贴在公共场所，以后再上网。

一位金州法轮功学员自述多年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我是一名大连金州的法轮功学员，因为曾去大连市政府和北京为法轮功请愿，想说句真心话，多年来遭受中共当局的迫害，多次被非法抓捕、关押、劳教、勒索，我还被注射不明药物，遭受其它酷刑折磨，导致中风，精神失常，我的家人也跟着承受了无尽的苦难。

多次被绑架、关押、被野蛮灌食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我因为到大连市政府为法轮功请愿，被送往大连市某学校，关押半天，后送往金州拥政派出所非法关押二十四小时。

一九九九年十月四日，我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同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天安门被劫持到丰台体育馆，凌晨二、三点被带到延庆看守所。康健等十来个人审问我们的姓名、地址，因我不报姓名，被强逼蹲马步，胳膊平举，腿弯处夹木棍，最后晕倒在地。这时，家人找到我，在延庆一周后，他们把我送到金州看守所，非法关押十五天，又勒索我五千元。

二零零零年正月二十二日，我到天安门广场炼功，被绑架到北京前门派出所。后转送建信宾馆，关了两天，又送到金州区三里看守所，被非法劳教一年。其间我绝食抗议迫害，遭到野蛮灌食，胃黏膜被破坏，失去冷热知觉。绝食到第十二天后，脉搏没有了，我被送到金州区第一人民医院，后被勒索近二万元所谓保证金，四十五天后回来。

二零零零年十月八日，我再一次进京上访，在北京东大坝被非法抓捕，当时被绑架的共有十几名法轮功学员，关在当地不知名的一个院里一天，后转送到大连戒毒所，被关押迫害。我在窗外挂法轮功真相横幅，警察问是谁做的，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是自己做的。警察欧奇、老庄等对每个法轮功学员过堂，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罚“开飞机”（一种酷刑：受刑者被逼迫双腿劈开伸直，身体下弯一百八十度，双手向上伸直）、面壁站立、用电棍电、打嘴巴等。在那里，我被拘禁一百多天后，我被金州中长派出所转送至金州三里看守所。我又一次开始绝食抗议迫害，再一次遭到野蛮灌食。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三日，我被送到辽宁马三家教养院，超期关押了三个多月，于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六日回来。

在马三家教养院遭受酷刑、被注射不明药物

二零零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晚，光明派出所出动三辆警车、十几名警察，到我的商店进行骚扰，我拒绝开门，他们用三、四根铁杠撬开了防盗门，抢走现金四千元和一些私人物品。我与三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到光明派出所。警察对其中一名法轮功学员上电棍，那位法轮功学员的下巴、脖子被电得起

了水泡。第二天，送到金州三里看守所。

我绝食抗议，三天后，被送到沈阳马三家教养院，被非法劳教三年。在这期间，因为炼功、喊“法轮大法好”、制止警察殴打其他法轮功学员、制止警察奴役我们等，我多次被关小号。小号里面只有一点五平方米大小，阴暗、潮湿，有监控器，还有一张特制的铁凳子，穿着单薄衣服的我被固定在上面，动弹不得，他们不准我上厕所、洗漱，还通过喇叭高分贝播放着污蔑法轮功的内容。在外面零下二、三十度的情况下打开窗户冻我。我被包夹，没有行动自由，还不让我上厕所，并给我强行注射精神药物，导致我的脊椎骨九至十二关节快要鼓开一样，脸部也浮肿变了形，胀的很难受，汗水渗透了衣服、被褥。他们用胶带封住我的嘴巴、鼻子只留一点小缝。辽宁省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机构“六一零”、省政府、武装警察一百多人，对李黎明、宋彩虹等三位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批判大会，当时会上有二十多名法轮功学员高喊“法轮大法好”，恶警们吓得赶快把这些法轮功学员的嘴巴捂住拖走，这些法轮功学员过后都被加期五至六个月不等。我被加期五个月，后被关进小号，冷冻，我被迫害得全身浮肿，重达二百多斤，十分虚弱，随时有生命危险。每逢节假日，就被送到沈阳医院，做各种检查，我听到他们询问大夫这个人会不会有生命危险。他们强制给我灌不明药物，我的嘴巴、鼻子都被捏肿，参与迫害的有马三家劳教所所长苏静、指导员王乃民、王晓峰、张春光、姓曹的大夫等。

与家人失去联系两年，被折磨至中风、精神失常

二零零四年五月，在所谓刑期快满时，我又被秘密转移，当局出动十几辆警车，冲进来拍照、录像，由于我身体极度虚弱，由两个人架着，他们用手捂住我的嘴巴，怕我喊“法轮大法好”，我被带到沈阳第一看守所，因为身体不合格，被拒收。他们想方设法买通关系，将我送到辽宁省监管医院，在这里我继续喊“法轮大法好”，拒穿囚衣，被铐上手铐，我绝食抗议，被注射不明药物。这期间有两年，我与家人失去联系，在我失踪的日子里，母亲到地方公安局、派出所、办案单位、沈阳马三家教养院四处查询我的下落。在近一年半的痛苦折磨中，我被迫害的得了中风，精神失常。

父亲不堪重压，离家出走，小妹忧愁得现已得了重病，我女儿变得越来越孤僻。



善待大法一念
天赐幸福平安



著名教授孙延军公开退党 揭露中共促成“四二五”事件的阴谋



孙延军先生曾任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曾为北京市各高校青年教师主讲培训课程达八年；他同时兼任北京市高校师资培训中心特聘专家、美国“中美精神心理学研究所”顾问、中国心理学会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专业委员会委员、以及《心理学探新》杂志编委。

◆退出中共是我有生以来最明智的抉择

2009年3月孙延军在美国公开退党，他说：“美国社会的开放资讯，使我有机会读到《九评共产党》这样的政论杰作，这使我对中共的罪恶本质有了全面深入的理解。退出中共是我有生以来最明智的抉择。”

孙延军发表声明说：我是2008年作为交换学者来美国进行宗教心理学的研究。研究的目的是为政府控制、管理、利用和镇压民间宗教团体提供心理科学的依据。中共为此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人力。科学竟然成为专制暴政的帮凶，这不能不说这是科学界的耻辱。作为一个宗教心理学的研究者，我的研究决不能成为专制政权镇压民间宗教团体的工具，我本人决不能成为专制政府的帮凶！

作为教师，我必须对自己的学生负责。我要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他们，我今天和中共官僚集团彻底决裂的正确抉择，才是我过去讲过的所有课程

中最重要的一课！

◆揭露中共促成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事件的阴谋

孙延军先生在二零零九年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事件十周年之际集会上，揭露中共促成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事件并疯狂镇压的阴谋：

“今天，作为一个前共产党员，我必须揭露，十年前那次请愿的促成，以及随后的疯狂镇压，确实是中共高层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这是中共高层在中国共产党面临执政危机的严峻形势下，对非政治团体做出的疯狂、罪恶的反应。在镇压之前，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曾经对中央政治局讲过这样的话：‘为什么法轮功说话，群众就跟着走；而我们共产党的话，群众就不听。我们共产党是否已经面临执政危机了？’后来，这段话在党内广为流传。”

◆中国正面临一场沧桑巨变每个人都必须作出正确抉择

孙延军说：“这场镇压运动，手段之卑鄙，刑罚之残忍，波及之广泛，足令任何有良知的人感到触目惊心。它完全突破了人类的道德底线。”

“是非曲直已经十分明确，最后的审判即将到来，中共官僚集团的覆灭已只是一个时间问

题。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沧桑巨变。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中，每个人都必须作出正确抉择。”◇



精选答句：

■ 中国不等于中共，爱国不等于爱党。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历史，而中共才几十年，怎么能说它是中国呢？中国先后经历了二十多个朝代，从兴起到灭亡，中国也没有随着哪个朝代的灭亡而灭亡。哪一朝去了下一朝不来？

■ 各级贪官挥霍的钱，就是每一个劳动者的纳税钱。每个劳动者的工资绝不是邪党的恩赐。都是劳动所得。不是“共产党给我开工资”，而是“共产党从我们腰包里抢工资”。

■ 声明“三退”不是走形式，也不是向中共声明“三退”。而是向神佛声明“三退”，祈求神明抹去“邪灵兽印”。

■ 有位法轮功学员在“退党声明”中说：“我退出共产党，就是为了退出政治。”是以实际行动表明对政治不感兴趣。再有，当初入党入团不说是搞政治，怎么一退就成搞政治了呢？

良知，谁都有面对

谷歌离去，有人扼腕，有人愤慨，有人无所谓，其中利弊得失，说法不一。而我以为，面对谷歌的离去，我们如果不能审视一下我们自己，那才是最大的损失。

谷歌当初进驻中国大陆，配合了中共的过滤，使得它在“助纣为虐”的行为与“不做恶”的良心之间游移徘徊。如果不是中共变本加厉侵害，也许谷歌今日也不会清醒。那么既然清醒了，就要做出清醒理智的选择，这才是处世之正道。

从谷歌与中共的谈判中，我们又一次验证了一个真理，那就是想让中共变好一点儿，就是痴人说梦。因此，谷歌离去，对那些还在对中共抱有幻想的人，再一次敲了警钟；对那些明知中共邪恶却麻木随之任之的人，则是一次重要提醒；而对渴望自由与尊严的人们，无疑是一次鼓励。

在这场较量中，谷歌退出中国大陆，但它不是败者，因为对良知的选择，注定了这样的结果：正义战胜邪恶。因此任何一种远离邪恶的行为，都可以说是一种胜利。而这种胜利，上天会给予奖赏的，而无需由哪个人来评说，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谷歌选择了远离邪恶，是在与中共“交往”了4年之后；我们呢，在被中共谎言欺骗，暴力统治60多年后，在被欺骗着加入它的组织之后，主动或被动的做了恶之后，是否也想过自己的未来。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可以逃脱良知的最后拷问。在这点上，谷歌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大家都纷纷抛弃中共，选择自由与光明的时刻，还在迷中徘徊的中国人啊，该何去何从呢？

